

外国名人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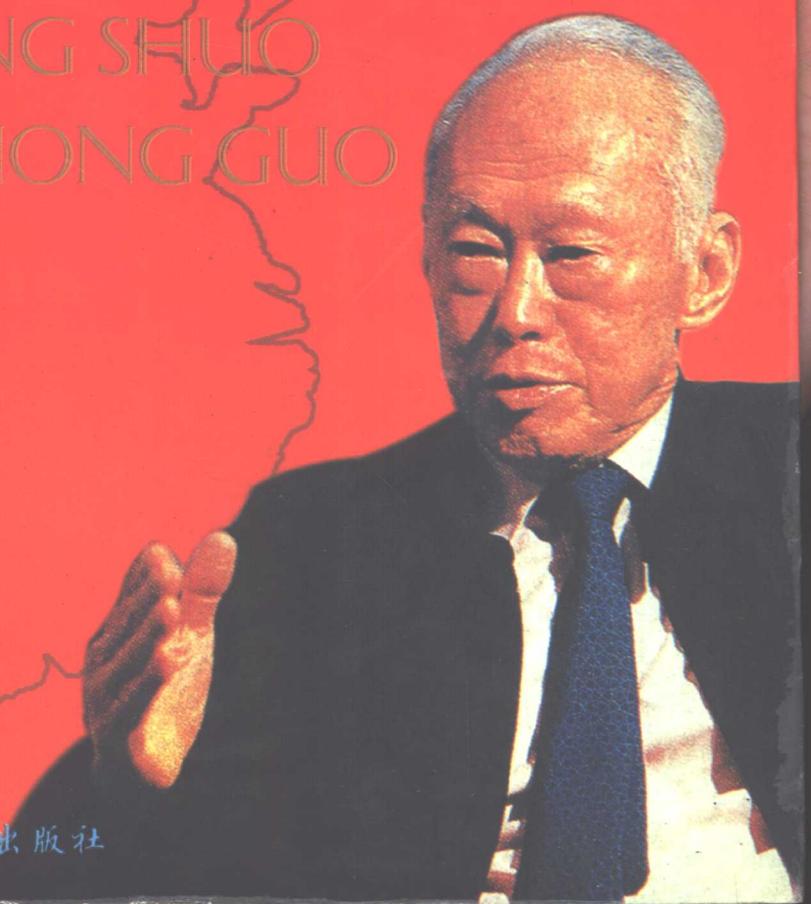
评说中国

WAI GUO MING REN ZHENG YAO

PING SHUO
ZHONG 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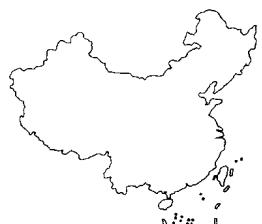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外国名人

政要



评说中国

Wai Guo Ming Ren Zheng Yao

Ping Shuo Zhong Guo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人政要评说中国 / 吴一夫, 赵括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4

ISBN 7-5017-4302-9

I 外… II . ①吴… ②赵… III . 政治-评论-中国

IV . 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392 号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6.25 印张 325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017-4302-9/I·612

定价：29.80 元

前　　言

这是另一个视角。

这是另一个角度的考察。

20世纪末的世界，进步的科技、发达的交通、神速的信息把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发展的整体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没有受到丝毫外来影响，并反过来影响世界。

地球变成了“地球村”。

中国，腾飞的东方巨龙，就像这个地球村落的一个大家庭，它太惹人眼，惹人飞短流长。我们过去的对策是关起门来，任它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改革开放为我们开了一扇窗，我们蜂涌着奔向窗口，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传来一阵阵叽叽喳喳……

“中国，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他醒来，他将改变世界。”（法国：拿破仑）

“一旦你把中国看作敌人，你就有了一个敌人。”（美国：约瑟夫·奈）

“毛（泽东）是在沙滩上作画。一旦他从舞台上消失，一场大雨便会将他的作品冲得一干二净，而那时仍将有一个中国，永远有一个中国。”（新加坡：李光耀）

“中国好比是一所大学，学者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英国：寇松勋爵）

.....

他们在评说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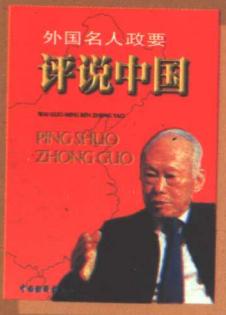
他们，外国的首脑、要人、学者，有严肃负责的，也有少数信口雌黄、造谣生事者。他们在审视那个他们不能小视的大国，审视其名人、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国情……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作者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与中国不同，书中的一些观点、看法有所差异，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务请读者认真辨析。另外，由于受资料、知识面等限制，文中也有不少不够确切、甚至可能失实之处，不同作者的论评也有相矛盾之处，请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编选本文集，并不说明我们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读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除对个别地方略作必要的处理和校正外，力求保持原作的完整，基本未作删减。

编者

1998年3月8日



外国名人政要
评说中国

最新出版

WAI GUO MING REN ZHENG YAO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名人

- 毛（泽东）没有被说服……………（苏联）赫鲁晓夫（3）
周恩来：官僚家庭出身的革命家 …（美国）理查德·尼克松（9）
中国领导人 ………………（日本）大平正芳（35）
一位慈祥的“老伯伯” ………………（日本）大平正芳（38）
我已接到上帝的请帖……………（美国）乔治·布什（40）
邓小平是个非常执著的人………（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44）
伟人：备受赞扬而又常遭辱骂 ………………（德国）施密特（47）
毛主席总有时间接见我………（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57）
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美国）亨利·基辛格（63）
晚上会见毛泽东 ………………（法国）孚尔（80）
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 ………………（美国）理查德·尼克松（87）
我看邓小平……………（德国）施密特（101）
毛泽东处在中国一切事务的中心 ……（英国）乔治·希思（107）
周恩来 ………………（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111）
同邓谈判是一种乐趣 ………………（美国）吉米·卡特（124）
毛泽东与刘少奇 ………………（美国）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136）
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阿里·布托（137）
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 …（印尼）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39）
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永世长存……（澳大利亚）惠特拉姆（149）
朱德：确实像“红军之父” ………………（美国）史沫特莱（152）

- 刘少奇：一个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
..... (英国)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162)
江青印象 (美国) 理查德·尼克松 (165)

第二编 中国政治

- 中国：“他们中的佼佼者” (美国) 理查德·尼克松 (169)
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时代
..... (美国)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 (182)
邓之后的中国 (匈牙利) 巴拉奇·代内什 (192)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化 ... (美国) 莫里斯·迈斯纳 (196)
乌托邦的狂暴 (美国) 罗斯·特里尔 (208)
以历史观点看领导权的继承 (美国) 张大卫 (241)
中国需要有动力的港台 (新加坡) 李光耀 (248)
正在觉醒的“龙” (美国) 罗斯·H·芒罗 (251)

第三编 中国外交

- 给北京太少，给叶利钦太多 (美国) 亨利·基辛格 (265)
苏中关系不是地理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牌
..... (苏联) 戈尔巴乔夫 (269)
中国与亚细亚的关系 (新加坡) 李光耀 (273)
在中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美国) 理查德·尼克松 (276)
历史性的成就 (英国) 玛格丽特·撒切尔 (278)
美中关系的主要风险 (美国) 威廉·奥弗霍尔特 (281)
为中日友谊干杯 (日本) 田中角荣 (290)
变动中的国际局势与中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 宦国苍 (294)

- 我们还不了解的世界 (美国) 亨利·基辛格 (302)
莫斯科—北京—华盛顿平衡法则
..... (法国) 夏尔·郎布罗希尼 (305)
超越冷战理论 (美国) 特德·盖伦·卡彭特 (307)
对同中国打冷战的预测：代价高昂而且危险
..... (美国) 史蒂文·厄兰特 (309)
讲起话来轻声细语，但含有威胁的意思
..... (美国) 法里德·扎卡里亚 (312)
我对最近日中关系的基本见解 (日本) 向坊隆 (31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 (美国)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317)

第四编 中国经济

- 中国改革无从回头 (新加坡) 李光耀 (321)
中国可望有爆炸式增长 (新加坡) 李光耀 (325)
谁来养活中国 (美国) 莱斯特·布郎 (335)
再论谁来养活中国 (美国) 莱斯特·布郎 (348)
“休克疗法”与中国经济改革 ... (美国) 萨克斯 梅俊杰 (363)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美国) 杰拉德·亚当斯 (373)
亚洲的抬头是历史的必然 (新加坡) 李光耀 (382)
一个经济庞然大物 (美国) 伊夫林·伊里坦尔 (385)
虚构的中国经济大国论 (日本) 渡边利夫 (388)
21世纪初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 (日本) 汤浅诚 (394)

第五编 中国军事

- 中国的平衡术 (美国) 保罗·肯尼迪 (399)

谈中国的核试验 (美国) 迈克·麦柯里 (413)

第六编 中国国情

中国 (美国) 吉米·卡特 (421)

中国之行 (美国) 罗纳德·里根 (439)

我心目中的中国 (法国) 夏尔·戴高乐 (444)

访华 (哥伦比亚) 洛佩斯·米切尔 (449)

访问中国 (印尼)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451)

两个城市的故事 (新加坡) 李光耀 (460)

中国人的性格 (英国) 罗素 (472)

中国的种种问题 (英国) 罗素 (482)

2046 年的中国 (香港) 李国宝 (490)

展望新世界的亚洲与中国 (新加坡) 李光耀 (495)

附录：

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崛起对世界未来的影响 李鹏 (501)

主要参考书目 (509)

第一编 中国名人

Zhong Guo Ming Ren

尼克松：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燃烧不起来。没有周恩来，这火就会把一切烧尽，只剩下灰烬。

西哈努克：我痛惜柬埔寨没有我们的周恩来。

基辛格：周恩来逝世后，全中国那么沉痛地悼念他，这绝不是偶然的。

麦克法夸尔：刘少奇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

尼克松：邓小平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的东西。

大平正芳：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先生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自始至终保持了非常恭敬的态度。

毛（泽东）没有被说服

（苏联）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米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乌克兰人。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1964年10月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1971年因病逝世。

本文选自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的暴行，揭发了他对数百万诚实人的独断专行的惩办，揭发了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独裁统治。起初，毛泽东认为我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二十大作出的决定表现了伟大的“英明”。

从某一点来说，毛做得对，他没有低估苏共领导班子中某些人所起的作用，这些人毫不动摇地正视斯大林时代的罪行。而像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所主张的那样对斯大林的胡作非为保持沉默，则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在二十大上表现的英明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列宁的英明，我们只是过晚地重新发现了这种英明。

毛也开始诉说他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满。例如，他谴责斯大林支持过蒋介石。他还举出具体例子证明斯大林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具体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毛指的是斯大

林写给蒋的某些信件。

毛还指责斯大林弄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毛具体地谈到斯大林小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

毛特别批评了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态度。当然，斯大林要对共产国际负全面责任。

在向我们祝贺了二十大上作出的决定，并且他自己也对斯大林进行了一大通批判之后，毛后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开始颂扬起斯大林来了。我想，他内心压根儿就不同意我们谴责斯大林的罪行。

像斯大林一样，毛从来就不是平等对待他的同志。他把周围的人看成是一件一件的家具，就是说，暂时有用，但总有用坏的时候。在他看来，家具（或同志）用坏以后就没有用了，他就要把它搞掉，另换新的。

我还记得在共产党会议期间我同毛的几次谈话^①。他讲话来那么像斯大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交谈完全是诚挚的，但是毛对中国政治局其他成员的那些说法引起了我的警惕。他把一切都说成漆黑一团，对谁都没有好评。

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我越是听毛讲话，越是不由自主地把他跟斯大林做比较。但即使我在这两个人身上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我也远远没能得出最后的结论。我还不能预见到毛的品质将会以何种形式暴露出来，也不能预见到他后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灾难。

毛问到我们党的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一切都好，我们正

^① 指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编注

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工作。不过，我也说到有些同志对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不满意，不时有人提出给他调换工作岗位的问题。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后才发现我们领导班子的变化。如果我不跟他讲点我们领导班子内的情况，他也许会因自己讲了中国党内的事情而感到后悔。

毛问我们打算派谁来接替布尔加宁。我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我想我们的同志倾向于柯西金。

“柯西金？”毛说：“这个柯西金是谁？”

我告诉了他，他要求我把他介绍给柯西金。我对毛想认识可能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感到高兴。我把这看成是毛希望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迹象。毛把柯西金带到一个角落里，同他谈了一次话。

我想（但不能肯定）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如果我们进行某种分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可能比较容易完成一些。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亚洲取得伟大的革命胜利。我们想中国人集中精力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个好办法，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经济情况与中国相类似的国家。至于我们党，我们负责同西欧、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接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我们向中国同志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毛泽东说：“不，这可不行。在非洲和亚洲还是应该由苏联起领导作用，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的党，苏联党的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刻。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苏联请教。所以，我认为苏共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的中心，我们其余的党都應該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

我们一边听毛赞扬苏联和苏共，一边不由得怀疑他口是心

非。我们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总觉得我们两党两国迟早会发生摩擦。

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 80 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发表了一次演说，其要点如下：“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三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他讲的最后那句话比我这里复述得要粗鲁，但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说的了。我坐在孙逸仙的遗孀旁边。她听了毛的话后，失声大笑起来。毛也笑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跟着笑了。但是毛讲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首先，毛应该考虑一下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话应该检点一些，更严重的是，他说话的内容令人深感不安。除了由孙逸仙夫人带头的那阵大笑之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对于这样的一个演说，谁也没有精神准备。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期间，哥穆尔卡同志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诺沃提尼同志说：“毛泽东说他的 6 亿人口准备损失掉 3 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 1200 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

毛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有一个迹象表明他一心想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我记得当我告诉他，我们希望解散北约和华约这两个军事同盟的时候，他表示怀疑说：“我认为目前你们不应

该提出这样的建议。假如西方接受这个建议，我们就得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军，结果，民主德国就不能维护其独立，就会崩溃。那时我们会落到什么境地呢？我们就会失去民主德国。”

那还是毛讲“我们”，也就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他关于民主德国的意见也许有点道理，但我向他解释说，我们公开建议解散这两个同盟是为了宣传的目的，我们肯定美国不会马上就接受的。等到就北约与华约问题达成协议的条件成熟时，民主德国就会发展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了。

我还记得我同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谈，那次会谈说明了毛当时态度的发展。会谈前不久，国防部长朱可夫根据我国政府制定的方针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警告说，对于任何胆敢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盟国）的侵略势力，苏联都将给予反击。我也发表过类似的讲话，但毛要弄外交手腕，只评论朱可夫的话，不评论我的。

“我认为朱可夫的那个声明是错误的”，毛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采取朱可夫声明的立场，侵略势力就会一点一点地把我们消灭掉——先消灭一个国家，再消灭另一个国家，直到把我们全部搞掉为止。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一心想干的事。他们想分而克之。关于这一点杜勒斯已经讲了很多。再说，毛同志，朱可夫的讲话也不光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反映了我国政府和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我们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朱可夫讲的那个方针。”

“不见得，”毛回答说，“如果敌人从西面进攻苏联，我看你们就不应该同他们交战，我们不应该反击——应该退却。”

“什么叫‘退却’？”

“我指的是撤退。并且坚持1年，2年，甚至3年。”

“根据你的建议，我们究竟应该撤退到哪里去？我们为什